



在遙遠的海上

洪 洋 著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

在遙遠的海上

——紀念——

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醫 謝國良

在遙遠的海上

洪 洋 著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

總220中41 32開 21頁 21,000字

在遙遠的海上

洪 洋 著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

一九五四年二月二版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

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25,071—31,085

定價一千四百元

目 錄

于艦長·····	(一)
在遙遠的海上·····	(三)

于艦長

一

組織部的『調職通知書』，是中午送到的。于守真急忙拆開來。在很簡短的命令裏，有這麼一句話：『派你到「先鋒號」砲艦當艦長。』于守真的心猛然跳了一下，但他馬上就仔細的、一個字一個字的念了好幾遍，仍然是『派你到「先鋒號」砲艦當艦長』。他看着這個命令，冒出一頭汗來。

『砲艦是什麼樣子呢？艦長怎樣當才好呢？……』

命令很緊急。于守真當天晚上就上船了。在道上，他不停地想：我們國家的海軍建立起來，我現在已是個海軍幹部了。可是，我只是在畫報上看見過軍艦呢。

晚上，海水不停的敲響着船幫，于守真的心也沒有安靜過一刻。天一朦亮，就跳下床來。他怕驚醒別人，輕輕地扭開門門，把房門拉開一條窄縫，側起他那細長的身子，到外面甲板上去了。海面是平靜的，水像一面暗灰色的鏡子。他用腳在甲板上蹣

了兩下，吸了一口新鮮空氣。這時，太陽快出來了，東方已現出一片紫紅色。

于守真望着美麗的朝霞，他想起了毛主席說的話：『我們一定要建設一支海軍，這支海軍要能保衛我們的海防，有效地防禦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侵略。』（註一）他立刻整了整衣領，宣誓一樣的默念着：『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用艦艇和生命，保衛祖國！』

可是，上船的第二天，人家就告訴他，這個電門不能動，那個水管不能挨，弄得他成天蹣手蹣腳，走路怕驚動了水裏的魚似的。

但于守真絲毫不灰心，他想：

『不會就學嗎！反正人是活的！』

先學船的裝備。他每天從艙底跑到駕駛台，從船頭跑到船尾，有時看一看傳鐘和舵，有時又數一數水管。他常對自己說：

『一定要把它們背得像吃飯那樣熟。』

二

一天夜裏，海水平靜地淪着。軍艦上除了兩個哨兵外，都睡着了。于守真掀了一

下毯子，想把一隻露在外面的腿裹上，却恍惚地聽到了一陣輪機發動聲，他猛然清醒過來，這聲音聽來是多麼親切啊！

『又是送什麼緊急公事來了。』于守真跳下床來，壁鐘的燐質的時針，亮晶晶地，正指到三點半。他剛走下艦橋，小交通艇已經靠好了。從艇上走過來的，不是那矮胖的通訊員，而是一個瘦長個子的人。他正忖度着，那人已走攏來了。

『于艦長，通知全艦緊急集合！』

劉政委的話音剛落尾，尖銳而高昂的警笛聲，就撕開了沉靜的海水。甲板上轟響起來了。

僅僅一分半鐘，整齊的水兵隊伍，就在後甲板上排好了。于艦長站在輝煌的照明燈前，宣讀過出發作戰的命令後，劉政委從欄杆邊走過來，用腳蹬了兩下光滑的甲板，說：

『……掩護大軍渡海作戰，是一個十分光榮的任務，我們是中國人民的海上武裝，要保持陸上戰鬥的優良傳統……』

砲手們把紅頭黑頭的砲彈，一發一發地裝進彈夾，航海員整理着駕駛台。劉政委在臨下艦前，緊握着于守真的手說：

『……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海戰，經驗很少，困難很多。你是艦上的指揮員，又是陸軍的戰鬥英雄，千萬要保持榮譽……』

『一定完成任務。』像在受命奪取一個山頭或村莊時一樣，于守真堅定地回答着。但他心裏確實有些不安，打海戰究竟是第一遭啊……。

當太陽從紫色的海水裏，露出通紅的面孔時，『先鋒號』已經行駛在大海裏了。于守真站在司令台上，習慣地舉起望遠鏡。望遠鏡是他十幾年的朋友了，在陸軍裏，他的望遠鏡是和槍一樣重要的。

船飛快地前進着，海裏有點輕浪，碰上浪頭，船就劇烈的抖動一下，水沫濺起丈多高，于守真用舌頭在唇上舔了一下，口裏泛起了一層鹹味。

船沿着海岸前進，經常繞過許多小島，航海長黃葆生瘦瘦的臉蛋，緊貼在玻璃上，肚子頂着舵盤。他知道自己跑是跑過兩年海，而走這一條航綫，却是第一次，所以特別謹慎用心。

天空連一片雲彩都沒有。湛藍色的海面上，遠遠地現出了幾個黑點，起先，它只像一個指頭那樣大，一會，就擴大成一面船帆了。當船上水兵帽子的絲帶飄動起來時，烏黑的雲層，已經佈滿半邊天了。沒有見過海的人，怎麼能相信海上風暴竟如此

唐突呢？于守真早接到電台的通知，已命令全船做好防雨準備，所以這時候大家都從容地照常工作。風一大，浪就猛了，船搖擺得很厲害，昨天上船的一個戰士，吐了一甲板飯，躺下了。于守真站在全船最高處，就像盪鞦韆一般，前歪後倒，胃裏已經翻起酸水，腦子也暈得難受。他狠狠地閉緊嘴巴。通訊員爬上來，勸他到下面歇一歇，他搖了搖手，又轉過身去了。通訊員在高聳的司令台上晃了兩下，嘴裏已經發澀了，他記起上次出海時，也是這樣的風浪天，艦長硬要堅持在司令台上，結果船停泊後，躺了大半天，連動都不能動了。於是他就用手挽住艦長的臂膀，準備把他拖下去。于守真想叫通訊員快點回去，那知一張嘴，就吐了個遍地白。

通訊員說：

『進屋裏躺一下吧！』

『你怎麼的？船在前進，你要艦長躲到艙底下去！』于守真有些生氣了。

『那你也得照顧一下身體嘛！』

『你看看，』他指着幾個忙碌的帆纜兵說。『他們就沒有身體嗎？』

『人家在海上多少年，鍛鍊出來了嘛！』

『難道你要我等多少年，再來當艦長是不是？』他說着，站穩了身子。

于守真從一上艦起，就聽說了『暈船』的可怕，也就下定了克服它的決心，他想
着：

『哪裏晃得最厲害，就站到哪裏去！』越是大風大浪，他就越離不開司令台了。
駕駛台裏增加了兩個人，航海長的神色又有些慌張，他一面叫人打水砣（註二），
試探水的深淺，一面緊盯着海圖，辨別着各種各色的標誌。這條路礁石很多，又是頭
一趟，風浪一緊，心裏也就緊張起來了。

于守真來了三次，囑咐他們格外小心，但他自己不懂內情，說說就走了。

前面三千多公尺的地方，有幾隻大漁船，在海濤裏顛簸着。這樣大的風浪，他們
還那樣從容不迫，于守真一面用望遠鏡跟着它們，一面低聲讚嘆着。忽然，他覺得脚
下懸了空，頭快要頂住帆布篷，一會兒，身子就倒在窗檻上了。他低頭往下一看，船
已經擱在一塊菱形的巨巖上，一動都不動了。

『觸礁了，觸礁了！』

滿船都轟動起來。航海長黃葆生，流了一額冷汗，不停地解釋着：

『這條路從來沒走過，摸錯了航綫……』

而船是怎麼也動不了啦！

于守真心裏發慌，一彎腰滑下了司令台。當他走到甲板上的時候，幾個帆纜部的水兵正慌亂地跑過來，于守真攔住了他們：

『不要驚慌，站到自己的崗位上去！』

這幾個水兵是新上船的，第一次遇着這種情況，心裏都沒有了主張。此刻，他們被艦長的鎮定的神色懾服了，都安靜下來了。

于守真知道，在這種時候，特別需要鎮定。在責備那幾個水兵的時候，他想到自己方才一剎那的慌張，捏起拳頭在腦袋上敲了兩下，在心裏狠狠地罵道：『可恥！有什麼值得驚慌的呢！』很快地傳下命令，帆纜部對船艙、船壳進行了檢查，左側船底被撞破了一個大口子，于守真組織水兵把它堵塞起來。各部門也都施行了緊急措置。

于守真命令報務員發出失事的電報；心裏却像扎進去了千把鋼刀。

『黨把這樣嚴重的任務交給我，劉政委那樣殷勤地囑咐我……這一切都沒有了！』在于守真的一生裏面，他覺得最可恥的事情，莫過於不能完成上級分配的戰鬥任務。而現在呢……。他倔強地咬住嘴唇，忍住了眼眶裏的淚水。

當『先鋒號』恢復了行動自由時，這次渡海作戰的任務已經勝利完成了。

這一天，在彙報完畢後，大家都散去了。于守真走到劉政委面前，端正地站着：

『劉政委！我請求處分。』

『問題不在於處分不處分，上級是會正確地來處理這件事的。』劉政委從椅子上欠起身子，推開了面海的那扇窗戶，海水波紋的返光，爬滿了白色的天花板，像無數光亮的小蛇，在相互追逐着。『重要的是必須從失敗和困難中吸取教訓，來建設我們的人民海軍……』

一股沉痛的感覺湧上心頭，于守真抑止不住地說：

『我對不起黨，我沒有完成上級交給我的任務……』

劉政委截斷了他的話，遞過去一張椅子，讓于守真坐在自己對面：

『不要被昨天糾纏住，眼睛多看看前面吧！』劉政委頓了頓，仰起頭來。窗外，大海在夕陽下歡樂地閃耀着。他把左手撐在桌面上，繼續着說：『這就是困難！我們過去熟悉的東西閒起來了，面對着的是完全陌生的新事物。同志呵，擺在我們面前的

困難，就像一條條又寬又深的大溝。可是要不斷地越過它，還要更快地前進！」劉政委那隻按在桌上的手，已捏成拳頭，把桌子敲得咻咻響。

『不！政委。海洋和陸地實在大不相同……』于守真激動起來了，乾脆把這幾天的沉重心事都吐了出來：『過去幹了十來年陸軍，在海軍方面我一竅不通。任務完成不了，對黨是個損失。』于守真低下了頭，顯然又感到了愧疚。

『于守真同志！我問你，』劉政委把椅子移近了一些，用眼睛盯着他，很嚴肅地說：『你開始當一名戰士，後來怎麼當了指揮員；你開始連步槍都使喚不好，後來怎麼能指揮部隊打勝仗呢？』

『那是因為黨和上級的培養，在長期的戰爭中間，不斷吸取經驗教訓，鍛鍊出來的。』

『那末我再問你，』劉政委把椅子又挪近一些，提高了聲音，充滿興味地問道，『解放軍有幾個是海軍出身的？有幾個過去看見過海軍？你說，毛主席把這些艦艇交給誰呢？我們怎樣建立強大的海軍呢？等訓練十年八年以後再開始嗎？』

于守真完全被劉政委的話吸引住了，他不自覺地抬起了頭，聚精會神地望着劉政委。夕陽的紅光透過玻璃窗，染紅了對面的粉牆。此刻，當于守真聽完劉政委的話，

猛然覺得一個字也答不上來，他的臉漲紅了，比粉牆上的夕陽還要紅。他羞怯地笑了一笑，心裏暗暗地佩服着這位五六年的『老首長』。

談話熱烈起來了。于守真和劉政委同在一個師裏五六年，互相熟悉得像親兄弟一般。此刻，他們完全扔掉了上下級關係，天南地北地談笑起來了。

劉政委的書架上增加了一批新書，有『代數』『幾何』『航海學』，還有許多有關海軍指揮藝術方面的書籍。在桌子上擺着一大疊練習本子，一本翻開的書頁上，勾上了幾條紅綫。于守真暗暗地讚嘆着：『真是好樣的人！』同時在自己心裏發下了誓願：『一定要很快地掌握海軍技術，熟練海上作戰的指揮藝術，做一個名副其實的海軍指揮員。』

于守真往回走時，太陽已經快淹沒在海裏了。西邊的海水，變成了濃濃的紫色。于守真放慢了脚步，讓海風把身上的衣服吹得像海裏的波浪一樣。他一面哼着『海軍歌』，一面訂出了學習技術的『初步計劃』。

四

艦艇上開過早飯，于守真便找到了航海長，他想向『內行』請教一番，免得學習

上走彎路。航海長有些吃驚的看了看艦長，眉頭皺了皺：

『航海是一種專門課程，它需要有物理、化學、數學的基礎。就拿我們這門砲來說吧，除了「測距」以外發射時還要計算自己船的速度，敵人船的速度，水流的速度，空氣的壓力……我建議你還是先進學校吧……』

『物理』、『化學』、『數學』，于守真反覆地嚼着這幾個詞，嘴裏像塞進去一個鐵秤錘，再也張不開了。

航海長被什麼人喊走了。于守真俯在欄杆上，臉衝着平靜的海水：

『難道說真沒有法子了嗎！』

一隻海鷗，在海面上撲騰了兩下，一展翅飛上天空去了。于守真仰起頭來，猛然記起了一句名言：

『在共產黨員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！』他全身一震，小時候挖井的那股勁上來了，像跨過一條深溝似的，一縱身鑽進了駕駛台，抓住航海長的手：

『你只說說，我的計劃合不合乎步驟？』鐵鉗子從航海長手裏滑落下來，把甲板碰得『通』的一聲，他呆望着于守真，半晌，才說：

『你一定要現在學，就先學掌舵吧！掌舵能幫助你了解船的性能……』

掌舵是一項很複雜的工作。掌舵的人，不但要懂得計算舵的角度和船尾擺動的度數，還要熟悉本船機器的馬力，要照顧船擺動時的風力和水力，要熟悉本船的一切特點。

起初，于守真是坐在旁邊看，只要船一開，他就守在舵房裏了。他總是目不轉睛地，盯視着那黃銅的輪軸般的舵盤。當舵盤轉動時，于守真的硬繃繃的圓臉，映在發亮的黃銅裏，上下翻滾。那些自以爲聰明的人，望着他那認真的神氣，活像一個小學生，還偷偷笑他。可是，他把眼睛死死地盯着舵盤，讓思想凝固在它上面。

光看記不牢，于守真就想法畫圖，請航海長下工夫教他。

有一次，『先鋒號』出海了，在航行中，于守真開始嚐試掌舵了。

他的手一挨住舵盤，心跳就急促起來了。船在大海裏行駛時，倒還能鎮靜應付，要是碰見石頭和島嶼，額上就得冒出汗來。這天中午，『先鋒號』從××島巡邏回來，準備在××島的小灣子裏停泊，于守真一看見島，手就有些發軟，但他心裏想着：不管怎樣，今天我一定要來試試看，他把這個意圖告訴了航海長，叫他站在自己背後，以防萬一。進到灣子裏，要通過一條五十公尺寬的峽口，峽口兩邊是陡峭的岩壁，中間還有些零星的大石頭，石頭把鋒利的尖頂露在外面，海水流過時，就激起一撮撮水花。